

纯情人生

罗自立 编

CHUN QING REN SHENG

纯情人生

名家谈人生

世上总有一颗心在期待、呼唤着另一颗心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人生隨筆丛书

純情人生

名家談人生

羅自立 编

责任编辑：杨夫立
封面设计：余 晔

人生隨筆丛书·純情人生
羅自立 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咸宁地区直属机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7 140千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371-2205-9/1·751
全套(1—5)定价:37.50元 本册定价:7.5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总序

当代机械工业生产自动化与电气化新技术手册

前　　言

人生在青少年时期，应该是一杯清而又纯的水。

在这个时期，他（她）们把人生和社会都看成透明体，对人际关系、友情、爱情、事业都充满热情、诚挚和执著。这真是一股强大的动力，简直是宇宙间一股原始的动力！正是这种热情、诚挚和执著，推动他（她）们去追求一种新理想，去实践一种新的价值观，去营造一个新世界。甚至不惜将“一腔热血化碧涛”（秋瑾诗），粉身碎骨也心甘。这样，社会才会发展，世界的面貌才会更新。人过中年，就会陈陈相因，瞻前顾后，跳不出自己头脑中因袭的思维定式。所以古代不说，近代的康、梁，现代的孙、黄，乃至到新中国的缔造者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即把握了一种清纯人生，诚笃信奉之，努力实践之。经历各种社会环境的闯荡折腾，而始终不改其清纯本质。诗人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佳人》诗）就是担心人经受不了社会环境的污染。然而，许多优秀人物，他（她）们就能将清纯的人生态度贯彻始终，“出污泥而不染”（周敦颐《爱莲说》）“要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墨梅》）。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而又多么令人景仰的品格节操啊！

记得陶铸同志写过一本《松树的风格》的书。他就是勉励自

己和青少年们努力仿效“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松树精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清纯人生态度吧。

本书中所选文章，大都是作者青少年时代所写，或回忆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理想和人生遭际的。内容真切，哀乐感人，读之可以使人回归到清纯时代去感受社会，体味人生。

目 录

春风梦绮

- | | | |
|----|----------|---------|
| 一 | 春雨 | 韦素园(1) |
| 二 | 水样的春愁 | 郁达夫(5) |
| 三 | 妹子,真美呀! | 沈从文(11) |
| 四 | 话说“相思” | 冰 心(17) |
| 五 | 早晨 | 肖传文(20) |
| 六 | 山的语言 | 张宁静(22) |
| 七 | 少女的赞颂 | 朱大椿(27) |
| 八 | 脸 | 林文月(29) |
| 九 | 回文诗 | 程步奎(32) |
| 十 | 不留名字的爱我者 | 应修人(35) |
| 十一 | 月下 | 沈从文(36) |
| 十二 | 天才梦 | 张爱玲(40) |
| 十三 |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 萧 红(43) |
| 十四 | 我喜欢 | 张晓风(45) |
| 十五 | 蝴蝶的家 | 燕志俊(48) |
| 十六 | 相思果 | 乔仁卯(50) |
| 十七 | 敲门 | 简 宁(52) |
| 十八 | 看着我的眼睛 | 杨薇颖(55) |

- 十九 我那美好的恋师情结 卫蕙茹(57)
二十 十八岁的雪夜之恋 肖 岚(61)
二十一 一片冰心在玉壶 晓 明(64)
二十二 初恋的眼神 尚建国(67)
二十三 水中有个月亮 何 东(69)
二十四 心吻 宋玉兰(74)
二十五 只为那一处圣地 映 儿(79)

夏雨琴酣

- 二十六 飞去的梦,飞去的生命 朱自清(85)
二十七 灯 巴 金(88)
二十八 写给徐志摩 陆小曼(91)
二十九 遥夜 沈从文(95)
三十 桥上 川 岛(99)
三十一 共同的至诚 李昌宪(102)
三十二 美丽的权利 龙应台(104)
三十三 那雪夜中的炭火 王禄松(107)
三十四 绿 李广田(115)
三十五 长夜 丽 尼(117)
三十六 系黄丝带在老榆树上 廖辉英(119)

秋霜箫咽

- 三十七 印度洋上的秋思 徐志摩(122)
三十八 毋忘草 梁遇春(128)
三十九 致白英 田 汉(131)
四十 红叶笺 李唯建 庐 隐(136)

- 四十一 东城旧侣——寄给湖上漂泊的 C … 章衣萍(141)
四十二 寂寞…………… 陆 磊(146)
四十三 致石评梅…………… 高君宇(150)
四十四 致杨骚…………… 白 燕(152)
四十五 说梦…………… 冰 心(154)
四十六 我的寂寞…………… 徐钟珮(156)
四十七 爱晚亭…………… 谢冰莹(159)
四十八 弦…………… 何其芳(162)

冬雪弦暗

- 四十九 感情的碎片…………… 萧 红(165)
五十 她走了…………… 梁遇春(167)
五十一 墙…………… 储安平(170)
五十二 墓…………… 何其芳(181)
五十三 眷情寄向黄泉…………… 石评梅(187)
五十四 雷峰塔下——寄到碧落…………… 庐 隐(192)
五十五 隔绝…………… 淀女士(195)
五十六 哓…………… 陈翔鹤(205)

春风梦绮

一 春 雨

韦素园

在干亢的，尘沙飞扬的北京城里，本来不多雨。这几日，不知为了什么，落了一次，今晚又落起来了——，想是送暮春的。

我的心陡然忆起当年青年争相传说的一件故事：

在古老的支那有一块曾经被外人蹂躏过的地方，早年来过一个这样的异省少女：缟衣素手，意态幽然，每日午后，烈日偏西的时候，母亲睡了午觉，她便携着唯一的亲密的伴侣——约有六七岁的小弟弟，一边轻启了扉门，向外面走去。

日子经久了，母亲有时醒来，不见爱女，便着人在外寻找。

“妈妈，我和姐姐在那边看学生体操。”刚一进门，小弟弟便这样说了。

母亲凝视着爱女，隐忍一声不语；爱女看了一看母亲，仿佛含有几分羞怯更有几丝怒意似的。

然而异乡做客，这些微的隔膜都在亲爱中燃烧去了。

有一日，小弟弟从外面跑回来，手里拿着糖果，笑咪咪的进

了姐姐屋里。

“姐姐，——他进了房门便说——那边有个学生给我买的这些东西，他原先本说带我去摘野果。”

少女两颊微泛红意了，仿佛更有点热，她的心鹿鹿在跳，一把将小弟弟紧紧搂住，小弟弟几乎急得要哭了。

“哦，他别的可说了些什么？”少女轻轻地问，更显得不安了。

小孩子摇一摇头，从她的怀中脱出，将糖果向口中一塞，便跑往门外不见了。

日子经久了，小弟弟手中时常不断糖果；姐姐对小弟弟也更加热爱起来了。

太阳快下山了。少女临在阶前，注视着远方红光灿烂的暮霞，在这暮霞的里面仿佛有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尤其对于少女——的东西似的。

这时候，小弟弟从外面走来，低低地说：

“姐姐，你回答他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哦你看这——”小弟弟说着这话，便将纸条递给了姐姐。她顺手将纸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小弟弟，——她说：——我们一同到后园里去，我捉蜻蜓和蝴蝶给你。”

“好”，小弟弟答了一声，她们便携着手走去了。

夜色盖笼了大地。青藤下，微风吹来，感受到丝丝地凉意。少女心中在想：“我明日傍晚怎好去践约会他呢？倘若我的母亲，倘若这四周的邻人要是知道……不过这也不大要紧。我害怕，我莫名其妙的畏惧，我很害怕初次看见了他……”这时候，在少女的脑海里，现出一条满生了绿草的蜿蜒的小道向海边迤去。在这小

道上，有个青年，穿着海军制服，面孔红白，身体异常秀健，……少女想，“倘若我也随着这位少年顺这山路走去，到了海边，我们又将说些什么呢？——‘不去’——”这在少女意念的困难中一现，便又如迅速的流星一般躲起了。

晚钟敲了十下，慈母呼爱女就寝。

前面是无际涯的大海，两旁环绕了葱茏的丛山，小道上，夕阳下，隐约着两个人影，缓缓地前进。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消息透露到全校中的同学耳中了。在一种不可明的力的支配下，成群的青年抛下了晚餐，如中疯魔似的，也走上小道了。

海风吹得正紧，野木忽然有声，可怜在这异样的衰老的支那古邦的命运压抑着他们，心血异常的沸腾起来了；他们想探一探这神秘的究竟。

海天，树木，野草，晚烟，暮霞……作了这奇迹般的陪衬。

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边不动，……晚潮渐渐地上来了，侵湿了她的足下的沙石，一转眼便又将她的两脚盖上了，……成群的学生在四外做了弓形坐着，围着她和他，……最后有人提议：如果她说一声：“请你们回去”我们大家便走。

.....

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边一动不动。……

晚潮渐渐地上来了。……

此时除低微的波声，一切都暂浸在沉默里。猝然间，好象发生了什么骇人的意外似的，学生都紧张地，慌忙地先后立了起来，折向旧道走去。“他”呢，在这剧烈的变化下，转睛一看，也便默然地随着他们。

晚潮是更高涨起来了。……

——“银姑娘！”——尖锐的急迫的喊声从一个约莫有五十岁上下的，身着海军军官制服的，鬓发的老人口中发出：——“你怎么还站在这里！”

少女听明了这正是她的父亲至友——极熟悉的海军校长的声音，她便转过了低垂的头，从晚潮中走出。

两颊映着夕阳和晚霞，红晕得不堪了。

美丽的时光和美丽的心情截然逝去。

热闷的，恼人的四壁紧包了少女的未消尽的残夏。有时弟弟邀请姐姐一同出去，她便婉辞了他：“我们就在这看一看晚霞吧！”

绿荫下面，母亲晚间爱讲些故事，听得起劲时，倒也可减却苦恼。只是……只是当晚风从远远的，远远的海边送来晚潮的低低的细语的时候，她却静静地，静静地，若有所感的，和着沙沙的叶声，暗暗地流下泪来。

残夏急驰过去，不久她便回到P城的学校了，在苦恼而且不敢向别人诉语时，她便将这生命上深刻痕迹的隐情微微地泄露在洁白的纸上。

久之，她便成了一时享名的著作家——R君，——有些人这样说。

我随手捻灭了灯，春雨仍滴沥地下着。这从未曾有的刹时的凄然凉爽的意绪仍继续飘浮在陡然的阴沉的暗黑里。

二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

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就只有你们在读的那一本泼刺玛的时候，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当然是不用说的，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便是用了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而实际上，有几位乡下的同学，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算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但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就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左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

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

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类也自然要杂

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

住在我那同学邻近的两位，因为距离的关系，更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人生经验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学当然是早已有过纠葛，就是和许多不是学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流，对于我虽像是一种含有毒汁的妖艳的花，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对手，平时不过于遇

见的时候有点难以为情的样子，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处比较得近，故而三日两头，总有着见而的机会。见面的时候，她或许是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样，对我微笑一下，点一点头，但在我却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和她见而一次，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因此，我上学去或下课回来，以及平时在家或出外去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见。但遇到了她，等她走过去后，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心里又老在盼望，盼望着她再来一次，再上我的眼面前来立着对我微笑一脸。

有时候从家中进出的人的口里传来，听说“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像释重负又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生怕她从此一去，将永久地不回来了。

同芭蕉叶似地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透露了消息，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落课之后，他轻轻地拉着了我的手对我说：“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这里所说的倩儿，就是那两位他邻居的女孩子之中的一个的名字。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立时就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尽在拼命的摇头，表示我不愿意去，同时眼睛里也水汪汪地想哭出来的样子；而他却似乎已经看破了我的隐衷，得着了我的同意似地用强力把我拖出了校门。

到了倩儿她们的门口，当然又是一番争执，但经他大声的一喊，门里的三个女孩，却同时笑着跑出来了；已经到了她们的面